

「眾人免禮了，快快回府治衙門，莫要曬壞了人民。」
大清官啊！圍觀的人民一下就喜歡上這個胡大人，一點也沒有官架子，這樣親民！

海邦鄒魯

連著幾天應酬，胡明邱胡大人終於能喘口氣了，台灣人真好客，先是眾官將設宴洗塵，接著是各處租戶大小地主請客，那些商郊主管和大老闆都是同鄉，相約待胡大人巡幸孔廟後再另行飲宴，他們不敢壞了聖人規矩。

諸羅縣、鳳山縣知府都回衙了，這台灣治衙後堂只剩下台灣縣知府揚延理。胡明邱和貼身小廝住一間，其他的師爺都與縣衙的筆帖士們住一起，這裡沒有女眷，顯得無聊極了。

台灣真是燠熱，都秋天了，還是這樣濕悶，一點風都沒有，楊知府穿了一身葛羅紗便衣，搖著扇子來見胡大人，胡明邱沒有準備薄衫，只能穿著士林藍布長衣，小廝打扇，自己也搖著扇子，還是半身濕透，藍布上一搭一搭的汗漬，很不雅相。

「胡大人，下官特來送薄衫一領，請笑納，這白葛羅紗，台灣獨有，最適合這裡的氣候。」
「感謝、感謝，熱煞我也！」

待胡大人換了一身新衣，薄衫不似士林布黏身貼體，自有一股透心涼的感覺。

「這布什麼絲織就？怎麼摸起來粗，穿起來涼，又如此挺拔？」

「竹紗，這裡的人都穿著這種布，通風透氣，吸汗又不失禮。只不耐浣洗。」

兩人在花園裡喝茶，從泉州運來的茶葉金貴價昂，有鐵觀音和毛蟹茶，現在在台灣各處縣衙、府廳都不能少了這一味，鐵觀音雖苦澀卻能生津止渴，卻暑熱清頭腦，要來台灣這裡做官，人人都需要這種茶。

「好茶，」胡大人第一次感到這苦茶好喝，連飲三杯。

「不能多喝，小口啜飲，喝多了，脾胃不合，夜不安枕，就麻煩了。」楊大人提醒長官。這鐵觀音鐵的很，他初次來也是牛飲一番，夜裡就鬧肚子直到天明，痛苦極了。

「難怪用這小小杯子飲茶，這茶壺也精緻，楊大人好會享受。」

胡大人言在意外，兩人都是官場老手了，一言一行都有深意，胡大人身後是兩廣總督，楊大人身後是漕運大員，兩人官秩雖是級別不同，卻是誰也不敢得罪了誰。

「楊大人的〈道斗疏〉寫得真好，邸報全文刊寫，〈：賦由田起，役由丁辦，此由來不易之法也。自偽鄭僭竊台灣，取之田為所生十中之八九，又從其丁重斂，二十餘年，民不堪命，改入版圖，酌議賦額，各樣田園，以之歸民，照則年徵，尺地皆為王土，一民皆為王人，正供之外，無復分外之徵。然所用之道斗，少於滿斗，所用官斗又較中土之倉解，每斗僅為八升，今奏請，取滿一斗道八升，改為九升，是為公平斗，使之勵行台灣……〉。」

胡大人居然將楊知府的〈道斗疏〉重點都背誦出來，驚的揚廷理嚇出一身冷汗。

邸報只有王爺、封疆大吏才有的文書，類似官方報紙，總編輯就是當朝皇帝，誰的奏摺可

全文刊登，或是節錄刊登都由皇帝決定，再由宮廷筆帖士抄寫，發行全國各大官邸，官身做的不夠大還沒有，這胡大人雖是三品大官，可他是武官，邸報是看不到的啊！

「蒙長官誇獎，實不敢當。」揚延理現在也只能講場面話了，

「我深知台灣田甲與內陸計畝不同，願聞其詳。」

話已經講白了，胡大人表明自己的「深知」這學政使可不只是的來台灣視學看孔廟的，人家是有備而來。

揚延理翻心一想，與其打啞謎，不如坦率而言，也許還能搭上兩廣總督的門牆，靠山越多越好，未來若能補上肥缺，做個封疆大吏，豈不更佳？

「台灣田甲以戈計，一甲地四圍二十五戈，每戈長一丈二尺五寸，內地土地以一箭地四方為一畝，台甲大於畝地數倍，十畝一頃又大於一甲些許，其中自是不同。」

「那麼，皇上一定以為一甲地等於一畝地，才會贊成你的〈道斗疏〉了，呵呵，楊知府真是妙人。」

「皇上並非無知，他亦知一甲地大於一畝田，一頃地又小於一甲地，我怎敢糊弄皇上？」

「下官失言了，揚知府你這帖〈道斗疏〉還真是為台灣人民謀福利了，」胡大人免滿臉歛佩的向楊知府拱手作揖。

「此乃取其中庸之道，一來免去雜賦，二來也能統一收粟米糖菜，取多餘以充養廉銀，筆帖士們也能有些許補貼，您說是吧？」

「雜賦有幾多？可與內地相同？」

胡大人一語道破中楊廷理心事，可見他是經高人指點了。

歷任台廈兵備道大員並不願來台，過去幾任台廈兵備道只有王之麟來過，還在孔廟立了一塊扁，大黑墨字貼金箔寫著「海幫鄒魯」四個大字，他只是到此一遊，接了三百兩冰敬就走了。

可現在已經改成了獨立的「台灣道」是「台灣兵備道」不再隸屬福建省。這次，這位胡大人顯然有備而來，既然他是奉旨來此建府學、立縣學，朝廷肯定撥款給銀子，雍正皇帝並不慷慨，且深知民情和地方官員的手段和伎倆，而胡大人大約是想要叫台灣道各縣、廳的衙門知府主官拿錢出來，自己想要留下官銀了，否則他不會這樣清楚台灣道的府治、縣治和廳治的細節。

現在就算是孔子再世、孟子重生，到了台灣！也只能是海幫之民，奸民或流氓了，難怪王之麟要勒扁為記，寫上「海幫鄒魯」！

楊廷理喝了一口苦澀的鐵觀音，終於鐵了心要說幾分真相給長官知道，且下決心不能吝惜銀錢，以後他可以叫商郊和行郊的商人樂捐填補回來，他盤算著這樣做，不會得罪主官。

可他又擔心此例一開，自己就沒有了外快，到底要如何說，才能讓長官同意僅此一次，下不為例呢？只見他緩緩的開口道：

「地有說賦、人有丁錢是不假，雜賦則是鄭氏所創，有陸餉、水餉兩種，陸餉細分下來有厝餉、磨餉、廊餉，檳榔宅、瓦窯、菜園等課目；水餉有樑頭餉、潭塢餉（養魚稅）、港滬餉（捕魚

餉)、¹ 罟繒勒鏈蠓蠅餉，還有採捕烏魚²給旗餉，皆按戶給以照單，歲收不定，公平斗就是要將這些雜賦計入，以充筆帖士養廉不足之憾。」

楊廷理知府一席話說得明白，但是其中緣故，就不足為外人道了，要不要減免雜賦，朝廷又沒下旨，未來還是為官者的自由心證，完全無法管理。

胡大人聽的昏昏欲睡，他說：「楊大人愛民如子，這般為台灣人民籌謀，下官佩服，明日要到孔廟祭祀，早些安睡吧，來日再詳談，還要請教楊大人，這裡的學生子們求學狀態呢。」

楊廷理只能起身告辭。待楊知府一走，胡明邱轉身問打扇的小廝：「可記住了？」

「大人，都記住了，稍後我就寫下來。」

「睡吧，明日要早起，台灣怎麼這麼熱啊！天氣濕濕黏黏的很不舒服。」

天大亮了，台灣府治孔廟大院學子群集，都是在孔廟「台灣府儒學」讀書的年輕男子，天不亮就來了。

這座孔廟還是東寧王國陳永華斥資所建，直到雍正七年，已經有六十三年歷史了，過去只有台灣縣知府蔣毓英重修一次，且改為「台灣府儒學」，康熙三十九年，又經台廈兵備道王之麟擴建敕扁，整座建築物已經有些殘破，東配殿的黑瓦甚至長滿了野草。

群聚孔廟大院的學生子，都是來自各地小租戶人家的後生，他們若再在「府考」考上秀才，或是進一步再「鄉試」考上舉人，就能於故里居重要地位，或任職於街正、庄正等職，成為大

1 罟：閩語，戈，普通話讀音，顧。也就是所有補魚的魚網都要納稅了。
2 給旗餉：補烏魚的執照稅。

清朝最底層的半官半民的管理者。

黃添在眾人中並不特別顯眼，倒是藍蔭特別顯出志得意滿狀，他的父親藍鼎生已經回到鳳山，待學政使胡明邱視察全台時，他才會出面招待，此時且不宜搶楊知府的鋒頭，畢竟他是正經的朝廷命官。

藍家只是靖海侯在台灣的大掌櫃，施琅的後輩，幾乎都給大清皇帝軟禁在北京，靖海侯施琅已歿，後輩都是些沒出息的靠恩蔭為官，只能靠藍鼎生為他家取台灣的錢糧過日子，位份名頭雖高，權力俱無。

但是藍鼎生卻不一樣，他在台灣、大陸廣有田宅產業，與紅毛人、歐羅巴人、日本人還有南洋地區也有貿易往來，每年送去北京的銀錢米糧，只是他家業收入的九牛一毛而已。藍蔭是他在鳳山的幼子，有妻舅張總管張羅，一些差錯也沒有，其他地方的產業，他自有人管理。

黃添刻意保持低調再低調，他謹遵長輩囑咐，千萬別強出頭引人側目，冷眼觀察即可，況且這次爺爺黃來棟和父親，連同林家大伯林舍和許茹叔公都來到了台灣府治，一群老農暫時住在新港社熟識的世交農人家裡，一些也讓人看不出來那些人是鹿港真正的大租戶。

黃添只是隨著眾人跪拜行禮，他看學政使胡明邱胡大人並不像個帶兵的台灣兵備道總兵，倒像個儒生，和許茹叔公一樣年紀的中年人。

孔廟一日，儀節繁重又囉嗦，一應眾人都累倒了，只有黃添不畏辛苦，巴巴的跑去新港社見長輩。他必須將所見所聞告知族裡的長者，否則他內心不安極了。

祭孔典禮一直進行到未時末，黃添直接離開孔廟走了，一直走到天黑才到新港社族長的家，晚飯早撤了，婦女見他走得滿頭大汗，又添了新菜給他吃，黃添到了此時才有粒米下肚。

「汝早些睡，明日再說，走了一天，」爺爺疼孫子，黃來棟要黃添去睡。可是黃添憋了一天，一肚子的見聞言語不傾瀉，他會睡不安席，輾轉到天明。

「阿兄讓他說吧，看他一臉氣，不說出來要憋壞了，」許茹看黃添，眉宇間生氣似怒，還一臉日曬氣，頭頂都快要冒煙了。

黃來棟見眾人都不肯睡，林舍林先生也是等著，連新港社的頭目和耆老也來了，頭目阿伊魯掌管天后宮，他家已成漢人廟，是祖上傳下來的，祖上都說，有那尊木刻的娘娘在，漢人不敢來生事，過去那麼多年了，新港社的平埔族已經漢化，只有頭目和幾位耆老還知道緣由，但都是口傳，沒有文字記載。

鹿港三大族的男丁也有聘新港社的女子為妻，兩地相隔很遠，可是婚聘不斷。

此次鹿港族長都來新港社，新港社頭目阿伊魯招待，將廟埕都淨空了，廂房打上通鋪給客人睡。

媳婦們見男人都不肯睡，紛紛起身燒水，煮紫蘇湯飲，再添些烏糖，就成了消暑卻濕的飲品。秋天了，草本的紫蘇也快要凋零殆盡，天氣再冷些，這些卻暑的青草就會沒有了。

「這天氣這樣爛，怕是要作風颳了。」

「八月做風颳，水多，草蓋好換，可那些土角厝就要加固，免得水一來，都萎蹲了。」

「這娘娘廟明年改做磚厝，蓋瓦頂，會比較好些。」

「我是怕官府來伸手。」

「你有大官的扁，鹿港的商郊再添些錢，請泉州師傅來蓋廟，募些在地緣金，官府就不敢伸手了。」

眾人都在議論天氣，黃添吃飽洗臉，換上短衫來加入長輩們。大家都看他，黃添拿了一條板凳坐下手，夜空下，蚊蠅都匿跡了，秋夜涼。

「阿公，伯公，頭家，今日台灣兵備道胡明邱胡大人祭孔，台灣縣知府和諸羅縣、鳳山縣的知府都來，他們說官話，大意我講給大家聽，請老大人參詳，阮若有詞不達意，也請老大人指教。」

「汝說無妨。」黃來棟看著長孫越發敦厚沉穩，該給他娶妻了，以前沒見到什麼人家的女兒，趁此次來新港社，該給他聘個好人家的女兒了。

「學政使說，要在各縣設立縣學，以府學為最高學府，就是孔廟的台灣府儒學，可是楊知府卻認為要在台灣府儒學辦「府考」考上了才稱秀才，三年一次「鄉試」考上才是舉人，當上舉人就是老爺，還能公車進京考狀元，他們兩人好像有些意見不同，相持不下，但是大家都同意翻修孔廟，各縣的「學府」擇地再蓋磚房子。」

眾人都是土地上長大的農夫，關於學校、讀冊和考試，都不怎麼認真。

黃添能到孔廟讀冊，是爺爺黃來棟力主，爺爺是有鑒於兵丁胥吏，拿簿子寫他的田園土地

數目，也登記人丁，他覺得那些拿著毛筆、簿紙寫字的兵，都像寫生死簿一樣的牛頭馬面，他卻什麼都看不懂，既然台灣縣有孔廟，還設有台灣府儒學，就叫孫子去認識那些生死簿上寫的字，以免將來吃虧了。

「我這樣講老大人都不懂，那意思就是說，讀冊人能一路考試，就像過關斬將一樣，最後才能到北京參加考試，考過了就能當大清國的官。」

眾人嘩然！當官？大官虎！

大清國那些來台灣的官和兵丁，都是伸手要錢的人，怎好讓自家後生也去做這種事？

新港頭目阿伊魯認為，那些大清國的胥吏、官員都是厚臉皮的漢人，做人怎能如此？不事生產還要數人頭抽丁錢，別人做事也要撈油水說是——抽稅！

「還有一件事要對老大人說，關於各縣要蓋學府，要地方上的人樂捐，也有是說，要地方上的小租戶或是商郊的商人給錢，說是『樂捐』。」

「何樂之有？捐就是要錢，還要人民樂意？每年一甲地能收三十幾石米，他們就要拿走十五石，一石米能養一個人一年，他們抽丁賦一年也要一石三斗，兵就吃得嗎？

還不包括菜餉、厝餉、磨餉，連休耕種菜也要納餉，都是從人民嘴邊搶吃的，唉！」

「阿伯有所不知，台灣縣楊知府上書皇帝改了台灣道斗，一篇〈道斗疏〉聽說很得皇帝稱讚，新斗名為〈公平斗〉，比原來的道斗多出三成，我親眼見藍家大院的總管用公平斗量米，真的比道斗多出了三成有餘。」

「什麼？公平斗這樣不公平，楊知府想做什麼？他要的米糧還不夠多嗎？」

「吾認為，問題恰恰就是在此，楊知府有糧無錢，米糧都要運回大陸，他只是過路財神，多要米糧也吃不下，但是若換成了銀錢，用處可就多了。」

林舍阿伯難得開口，他長年累月在半線以北築埤圳，此次回家，聽弟弟林萬福說了台灣人還要有「歸命許可」才能納入大清帝國的版圖，這樣稀奇的事，他要來看看。

濁水河半線那裡已經田園廣袤，客家人在那裡有飯吃了，也與當地的原民相處和睦，怎麼還要歸命許可？人民的性命可不是大清國給的啊！

「最可恨的是官府宣稱，台灣人不識教化，土地半為流氓開，還說台灣人是奸民！」

黃添終於生氣了！家裡的爺爺、父親，還有族裡的爺伯叔父，都是勤勞的農民，林舍阿伯在半線，人人稱他林先生而不名，都尊敬他識水文會築埤圳，怎麼是流氓、奸民？

況且他們這些大官虎，每年要從台灣運走多少米、糖和樟腦還有鹿皮、鹿茸，這些都是他們口中的奸民、流氓流血汗所得，作官的人怎能如此做賤百姓？

「你們一定不知道，平埔族也要繳納番餉！」阿伊魯開口了，他吸著旱菸，一口一口吹氣，他說：「教冊（原民之書記）、公廨（管事項目）之番丁，一名徵米一石，壯番一名徵米一石七斗，少壯番一名徵米一石三斗，壯番婦一名徵米一石……」

還有生番餉，我們退回內山的族人已經不下山了，一道土牛溝為界，過去就是生番，設屯隘，屯稅和隘稅也不能少，一人一張鹿皮……。」

阿伊魯一席話說的眾人啞口無言，台灣本來就是原民的土地，沿海漢人為了不在家鄉餓死紛紛冒險過海，墾殖土地死了多少人才有一口飯吃，以前地大人少，原民還要退回內山，現在來人多了，原民往更高的山上退去，又有人來宣稱自己才是這裡的官！是來管台灣的人！都有志一同，威逼台灣土地上所有人納糧，還要汗巖人，說這裡的人是流氓、奸民；還要分原民為熟番、生番！原民部族都是女人當家，男人是生產者、守衛者或是獵人，各族群中無有失養的幼童和老人，但是這些大官虎來了，沿用以前紅毛人的賸社分類，繼續……。

「天光啊！都想不出好法子，只能暫時觀望了，去躺一下吧。」阿伊魯讓眾人散了，他要去添水上香供，娘媽宮的香火旺，每天人來人往，那供桌上的茶水要天天換新，且清早焚香能靜靜心，這都已經成了阿伊魯的生活習慣了。